隋書/卷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隋書
卷四十七
列傳第十二　韋世康 柳機

► 楊素

韋世康

韋世康，京兆杜陵人也，世為關右著姓。祖旭，魏南幽州刺史。父夐，隱居不仕，魏、週二代，十征不出，號為逍遙公。世康幼而沉敏，有器度。年十歲，州辟主簿。在魏，弱冠為直寢，封漢安縣公，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，授儀同三司。後仕周，自典祠下大夫曆沔、硤二州刺史。從武帝平齊，授司州總管長史。于時東夏初定，百姓未安，世康綏撫之，士民胥悅。歲餘，入為民部中大夫，進位上開府，轉司會中大夫。

尉迴之作亂也，高祖憂之，謂世康曰：「汾、絳舊是周、齊分界，因此亂階，恐生搖動。今以委公，善為吾守。」因授絳州刺史，以雅望鎮之，闔境清肅。世康性恬素好古，不以得喪幹懷。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，與子弟書曰：「吾生因緒餘，夙沾纓弁，驅馳不已，四紀於茲。亟登衮命，頻蒞方嶽，志除三惑，心慎四知，以不貪而為寶，處膏脂而莫潤。如斯之事，頗為時悉。今耄雖未及，壯年已謝，霜早梧楸，風先蒲柳。眼暗更劇，不見細書，足疾彌增，非可趨走。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，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辭。況娘春秋已高，溫清宜奉，晨昏有闕，罪在我躬。今世穆、世文並從戎役，吾與世沖複嬰遠任，陟屺瞻望，此情彌切，桓山之悲，倍深常戀。意欲上聞，乞遵養禮，未訪汝等，故遣此及。興言遠慕，感咽難勝。」諸弟報以事恐難遂，於是乃止。

在任數年，有惠政，奏課連最，擢為禮部尚書。世康寡嗜欲，不慕貴勢，未嘗以位望矜

物。聞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，亦不顯人過咎，以求名譽。尋進爵上庸郡公，加邑至二千五百戶。其年轉吏部尚書，餘官如故。四年，丁母憂去職。未期，起令視事。世康固請，乞終私制，上不許。世康之在吏部，選用平允，請托不行。開皇七年，將事江南，議重方鎮，拜襄州刺史。坐事免。未幾，授安州總管，尋遷為信州總管。十三年，入朝，複拜吏部尚書。前後十餘年間，多所進拔，朝廷稱為廉平。嘗因休暇，謂子弟曰：「吾聞功遂身退，古人常道。今年將耳順，志在懸車，汝輩以為雲何？」子福嗣答曰：「大人澡身浴德，名立官成，盈滿之誡，先哲所重。欲追蹤二疏，伏奉尊命。」後因侍宴，世康再拜陳讓曰：「臣無尺寸之功，位亞台鉉。今犬馬齒潰，不益明時，恐先朝露，無以塞責。願乞骸骨，退避賢能。」上曰：「朕夙夜庶幾，求賢若渴，冀與公共治天下，以致太平。今之所請，深乖本望，縱令筋骨衰謝，猶屈公臥治一隅。」於是出拜荊州總管。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，並、揚、益三州，並親王臨統，唯荊州委于世康，時論以為美。世康為政簡靜，百姓愛悅，合境無訟。十七年，卒于州，時年六十七。上聞而痛惜之，贈賻甚厚。贈大將軍，諡曰文。

世康性孝友，初以諸弟位並隆貴，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，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，世多其義。

長子福子，官至司隸別駕。次子福嗣，仕至內史舍人，後以罪黜。楊玄感之作亂也，以兵逼東都，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，軍敗，為玄感所擒，令作文檄，辭甚不遜。尋背玄感還東都，帝銜之不已，車裂于高陽。少子福獎，通事舍人，在東都與玄感戰沒。

弟洸

洸字世穆，性剛毅，有器幹，少便弓馬。仕周，釋褐直寢上士。數從征伐，累遷開府，賜爵衛國縣公，邑千二百戶。高祖為丞相，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，以功拜柱國，進封襄陽郡公，邑二千戶。時突厥寇邊，皇太子屯咸陽，令洸統兵出原州道，與虜相遇，擊破之。尋拜江陵總管。未幾，以母疾征還。俄拜安州總管。伐陳之役，領行軍總管。及陳平，拜江州總管，率步騎二萬，略定九江。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，洸遣開府呂昂、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。既至城下，璒偽降，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。昂與世基合擊，大破之，擒璒於陣。高梁女子冼氏率眾迎洸，遂進圖嶺南。上遣洸書曰：「公鴻勳大業，名高望重，率將戎旅，撫慰彼方，風行電掃，咸應稽服。若使干戈不用，兆庶獲安，方副朕懷，是公之力。」至廣州，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，嶺表皆定。上聞而大悅，許以便宜從事。洸所綏集二十四州，拜廣州總管。歲餘，番禺夷王仲宣聚眾為

亂，以兵圍洸，洸勒兵拒之，中流矢而卒。贈上柱國，賜綿絹萬段，諡曰敬。子協嗣。

協字欽仁，好學，有雅量。起家著作佐郎，後轉秘書郎。開皇中，其父在廣州有功，上令協齎詔書勞問，未至而父卒。上以其父身死王事，拜協柱國。後曆定、息、秦三州刺史，皆有能名，卒官。

洸弟藝

藝字世文，少受業國子。周武帝時，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，賜爵修武縣侯，邑八百戶。授左旅下大夫。出為魏郡太守。及高祖為丞相，尉迥險圖不軌，朝廷微知之，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。孝寬將至鄴，因詐病，止傳舍，從迥求藥，以察其變。迥遣藝迎孝寬。孝寬問迥所為，藝党於迥，不以實答。孝寬怒，將斬之，藝懼，乃言迥反狀。孝寬於是將藝西遁，每至亭驛，輒盡驅傳馬而去。複謂驛司曰：「蜀公將至，宜速具酒食。」迥尋遣騎追孝寬，追人至驛，輒逢盛饌，又無馬，遂遲留不進，孝寬與藝由是得免。高祖以孝寬故，弗問藝之罪，加授上開府，即從孝寬擊迥。及破尉惇，平相州，皆有力焉。以功進位上大將軍，改封武威縣公，邑千戶。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。高祖受禪，進封魏興郡公。歲餘，拜齊州刺史。為政清簡，士庶懷惠。在職數年，遷營州總管。藝容貌瑰偉，每夷狄參謁，必整儀衛，盛服以見之，獨坐滿一榻。番人畏懼，莫敢仰視。而大治產業，與北夷貿易，家資巨萬，頗為清論所譏。開皇十五年卒官，時年五十八。諡曰懷。

藝弟沖

沖字世沖，少以名家子，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。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，為陳人所虜，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。帝複令沖以馬千匹使于陳，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。沖有辭辯，奉使稱旨，累遷少禦伯下大夫，加上儀同。于時稽胡屢為寇亂，沖自請安集之，因拜汾州刺史。高祖踐阼，征為兼散騎常侍，進位開府，賜爵安固縣侯。歲餘，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，在途皆亡。上呼沖問計，沖曰：「夷狄之性，易為反覆，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。臣請以理綏靜，可不勞兵而定。」上然之，因命沖綏懷叛者。月餘皆至，並赴長城，上下書勞勉之。尋拜石州刺史，甚得諸胡歡心。以母憂去職。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，持節撫慰。複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。沖上表固讓。詔曰：「西南夷裔，屢有生梗，每相殘賊，朕甚湣之，已命戎徒，清撫邊服。以開府器幹堪濟，識略英遠，軍旅事重，故以相任。知在艱疚，日月未多，金革奪情，蓋有通式。宜自抑割，即膺往旨。」沖既至南寧，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。上大悅，下詔褒揚之。

其兄子伯仁，隨沖在府，掠人之妻，士卒縱暴，邊人失望。上聞而大怒，令蜀王秀治其事。益州長史元岩，性方正，案沖無所寬貸，沖竟坐免。其弟太子洗馬世約，譖岩于皇太子。上謂太子曰：「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，為噬犬耳。今何用世約乎？適累汝也。」世約遂除名。後數載，令沖檢校括州事。時東陽賊帥陶子定、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，攻圍婺州永康、烏程諸縣，沖率兵擊破之。改封義豐縣候，檢校泉州事。尋拜營州總管。沖容貌都雅，寬厚得眾心。懷撫靺鞨、契丹，皆能致其死力。奚、霫畏懼，朝貢相續。高麗嘗入寇，沖率兵擊走之。仁壽中，高祖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，征拜民部尚書。未幾，卒，時年六十六。少子挺，最知名。

從父弟壽

壽字世齡。父孝寬，周上柱國、鄖國公。壽在周，以貴公子，早有令譽，為右侍上士，遷千牛備身。趙王為雍州牧，引為主簿。尋遷少禦伯。武帝親征高氏，拜京兆尹，委以後事。以父軍功，賜爵永安縣侯，邑八百戶。高祖為丞相，以其父平尉迥，拜壽儀同三司，進封滑國公，邑五千戶。俄以父喪去職。高祖愛禪，起令視事，尋遷恆、毛二州刺史，頗有治名。開皇十年，以疾征還，卒于家，時年四十二。諡曰定。仁壽中，高祖為晉王昭納其女為妃。以其子保巒嗣。

壽弟霽，位至太常少卿，安邑縣伯。津，位至內史侍郎，判民部尚書事。

世康從父弟操，字元節，剛簡有風概。仕周，致位上開府、光州刺史。高祖為丞相，以平尉迥功，進位柱國，封平桑郡公，曆青、荊二州總管，卒官。諡曰靜。

柳機

柳機，字匡時，河東解人也。父慶，魏尚書左僕射。機偉儀容，有器局，頗涉經史。年十九，周武帝時為魯公，引為記室。及帝嗣位，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、太子宮尹，封平齊縣公。從帝平齊，拜開府，轉司宗中大夫。宣帝時，遷禦正上大夫。機見帝失德，屢諫不聽，恐禍及己，托于鄭譯，陰求出外，於是拜華州刺史。及高祖作相，征還京師。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，機獨義形於色，無所陳請。俄拜衛州刺史。及踐阼，進爵建安郡公，邑二千四百戶，征為納言。機性寬簡，有雅望，然當近侍，無所損益，又好飲酒，不親細務，在職數年，複出為華州刺史。奉詔每月朝見。尋轉冀州刺史。後征入朝，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，禮遇益隆。

初，機在周，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曆顯要。及此，機、昂並為外職，楊素時為納言，方用事，因上賜宴，素戲機曰：「二柳俱摧，孤楊獨聳。」坐者歡笑，機竟無言。未幾，還州。前後作牧，俱稱寬惠。後數年，以疾征還京師，卒于家，時年五十六。贈大將軍、青州刺史，諡曰簡。子述嗣。

子述

柳述，字業隆，性明敏，有幹略，頗涉文藝。少以父廕，為太子親衛。後以尚主之故，拜開府儀同三司、內史侍郎。上于諸婿中，特所寵敬。歲餘，判兵部尚書事。丁父艱去職。未幾，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，襲爵建安郡公。仁壽中，判吏部尚書事。述雖職務修理，為當時所稱，然不達大體，暴於馭下，又怙寵驕豪，無所降屈。楊素時稱貴幸，朝臣莫不讋憚，述每陵侮之，數於上前面折素短。判事有不合素意，素或令述改之，輒謂將命者曰：「語僕射，道尚書不肯。」素由是銜之。俄而楊素亦被疏忌，不知省務。述任寄逾重，拜兵部尚書，參掌機密。述自以無功可紀，過叨匪服，抗表陳讓。上許之，令攝兵部尚書事。上于仁壽宮寢疾，述與楊素、黃門侍郎元岩等侍疾宮中。時皇太子無禮于陳貴人，上知而大怒，因令述召房陵王。述與元岩出外作敕書，楊素聞之，與皇太子協謀，便矯詔執述、岩二人，持以屬吏。及煬帝嗣位，述竟坐除名，與公主離絕。徙述于龍川郡。公主請與述同徙，帝不聽，事見《列女傳》。述在龍川數年，複徙寧越，遇瘴癘而死，時年三十九。

弟旦

旦字匡德，工騎射，頗涉書籍。起家周左侍上士，累遷兵部下大夫。頃之，益州總管王謙起逆，拜為行軍長史，從梁睿討平之，以功授儀同三司。開皇元年，加授開府，封新城縣男，遷授掌設驃騎。曆羅、淅、魯三州刺史，並有能名。大業初，拜龍川太守。民居山洞，好相攻擊，旦為開設學校，大變其風。帝聞而善之，下詔褒美。四年，征為太常少卿，攝判黃門侍郎事。卒官，年六十一。子燮，官至河內掾。

旦弟肅

肅字匡仁，少聰敏，閑於占對。起家周齊王文學。武帝見而異之，召拜宣納上士。高祖作相，引為賓曹參軍。開皇初，授太子洗馬。陳使謝泉來聘，以才學見稱，詔肅宴接，

時論稱其華辯。轉太子內舍人，遷太子僕。太子廢，坐除名為民。大業中，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，達雲：「柳肅在宮，大見疏斥。」帝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學士劉臻，嘗進章仇太翼于宮中，為巫蠱事。肅知而諫曰：'殿下帝之塚子，位當儲貳，誠在不孝，無患見疑。劉臻書生，鼓搖脣舌，適足以相誑誤，願殿下勿納之。'庶人不懌，他日謂臻曰：'汝何故漏泄，使柳肅知之，令面折我？'自是後言皆不用。」帝曰：「肅橫除名，非其罪也。」召守禮部侍郎，轉工部侍郎，大見親任。每行幸遼東，常委之于涿郡留守。十一年卒，時年六十二。

從弟雄亮

雄亮字信誠。父檜，仕周華陽太守。遇黃眾寶作亂，攻陷華陽，檜為賊所害。雄亮時年十四，哀毀過禮，陰有復仇之志。武帝時，眾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，帝待之甚厚。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，請罪闕下，帝特原之。尋治梁州總管記室，遷湖城令，累遷內史中大夫，賜爵汝陽縣子。司馬消難作亂江北，高祖令雄亮聘于陳，以結鄰好。及還，會高祖受禪，拜尚書考功侍郎，尋遷給事黃門侍郎。尚書省凡有奏事，雄亮多所駁正，深為公卿所憚。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，進爵為伯。秦王俊之鎮隴右也，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，領山南道行台左丞，卒官，時年五十一。有子贊。

從子謇之

謇之字公正。父蔡年，周順州刺史。謇之身長七尺五寸，儀容甚偉，風神爽亮，進止可觀。為童兒時，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途，異而與語，大奇之。因奏入國子，以明經擢第，拜宗師中士，尋轉守廟下士。武帝嘗有事太廟，謇之讀祝文，音韻清雅，觀者屬目。帝善之，擢為宣納上士。及高祖作相，引為田曹參軍，仍諮典簽事。開皇初，拜通事舍人，尋遷內史舍人，曆兵部、司勳二曹侍郎。朝廷以謇之有雅望，善談謔，又飲酒至石不亂，由是每梁、陳使至，輒令謇之接對。後遷光祿少卿。出入十餘年，每參掌敷奏。會吐谷渾來降，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，以謇之兼散騎常侍，送公主于西域。俄而突厥啟民可汗求結和親，複令謇之送義成公主于突厥。謇之前後奉使，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，雜物稱是，皆散之宗族，家無餘財。仁壽中，出為肅州刺史，尋轉息州刺史，俱有惠政。後二歲，以母憂去職。煬帝踐阼，複拜光祿少卿。大業初，啟民可汗自以內附，遂畜牧於定襄、馬邑間，帝使謇之諭令出塞。及還，奏事稱旨，拜黃門侍郎。時元德太子初薨，朝野注望，皆以齊王當立。帝方重王府之選，大業三年，車駕還京師，拜為齊王長史。帝法服臨軒，備儀衛，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，北面。遣吏部尚書牛弘、內史令楊約、

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，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，西面立。牛弘宣敕謂齊王曰：「我昔階緣恩寵，啟封晉陽，出藩之初，時年十二。先帝立我於西朝堂，乃令高熲、虞慶則、元旻等，從內送王子相于我。于時誡我曰：'以汝幼沖，未更世事，今令子相作輔於汝，事無大小，皆可委之。無得昵近小人，疏遠子相。若從我言者，有益於社稷，成立汝名行。如不用此言，唯國及身，敗無日矣。'吾受敕之後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微子相之力，吾無今日矣。若與謇之從事，一如子相也。」又敕謇之曰：「今以卿作輔于齊，善思匡救之理，副朕所望。若齊王德業修備，富貴自當鐘卿一門。若有不善，罪亦相及。」時齊王正擅寵，左右放縱，喬令則之徒，深見昵狎。謇之雖知其罪失，不能匡正。及王得罪，謇之竟坐除名。帝幸遼東，召謇之檢校燕郡事。及帝班師，至燕郡，坐供頓不給，配戍嶺南。卒于涯口，時年六十。子威明。

族弟昂

昂字千里。父敏，有高名，好禮篤學，治家如官。仕周，曆職清顯。開皇初，為太子太保。昂有器識，幹局過人。周武帝時，為大內史，賜爵文城郡公，致位開府，當途用事，百僚皆出其下。宣帝嗣位，稍被疏遠，然不離本職。及高祖為丞相，深自結納。高祖大悅之，以為大宗伯。昂受拜之日，遂得偏風，不能視事。高祖受禪，昂疾愈，加上開府，拜潞州刺史。昂見天下無事，可以勸學行禮，因上表曰：

臣聞帝王受命，建學制禮，故能移既往之風，成惟新之俗。自魏道將謝，分割九區，關右、山東，久為戰國，各逞權詐，俱殉干戈，賦役繁重，刑政嚴急。蓋救焚拯溺，無暇從容，非朝野之願，以至於此。晚世因循，遂成希慕，俗化澆敝，流宕忘反，自非天然上哲，挺生於時，則儒雅之道，經禮之制，衣冠民庶，莫肯用心。世事所以未清，軌物由茲而壞。伏惟陛下稟靈上帝，受命昊天，合三陽之期，膺千祀之運。往者周室頹毀，區宇沸騰，聖策風行，神謀電發，端坐廊廟，蕩滌萬方，俯順幽明，君臨四海。擇萬古之典，無善不為；改百王之弊，無惡不盡。至若因情緣義，為其節文，故以三百三千，事高前代。然下土黎獻，尚未盡行。臣謬蒙獎策，從政籓部，人庶軌儀，實見多闕，儒風以墜，禮教猶微，是知百姓之心，未能頓變。仰惟深思遠慮，情念下民，漸被以儉，使至於道。臣恐業淹事緩，動延年世。若行禮勸學，道教相催，必當靡然向風，不遠而就。家知禮節，人識義方，比屋可封，輒謂非遠。

上覽而善之，因下詔曰：

建國重道，莫先於學，尊主庇民，莫先於禮。自魏氏不競，周、齊抗衡，分四海之民，鬥二邦之力，遞為強弱，多歷年所。務權詐而薄儒雅，重干戈而輕俎豆，民不見德，唯爭是聞。朝野以機巧為師，文吏用深刻為法，風澆俗弊，化之然也。雖複建立庠序，兼啟黌塾，業非時貴，道亦不行。其間服膺儒術，蓋有之矣，彼眾我寡，未能移俗。然其維持名教，獎飾彝倫，微相弘益，賴斯而已。王者承天，休咎隨化，有禮則祥瑞必降，無禮則妖孽興起。人稟五常，性靈不一，有禮則陰陽合德，無禮則禽獸其心。治國立身，非禮不可。朕受命于天，財成萬物，去華夷之亂，求風化之宜。戒奢崇儉，率先百辟，輕徭薄賦，冀以寬弘。而積習生常，未能懲革，閭閻士庶，吉凶之禮，動悉乖方，不依制度。執憲之職，似塞耳而無聞，蒞民之官，猶蔽目而不察。宣揚朝化，其若是乎？古人之學，且耕且養。今者民丁非役之日，農畝時候之餘，若敦以學業，勸以經禮，自可家慕大道，人希至德。豈止知禮節，識廉恥，父慈子孝，兄恭弟順者乎？始自京師，爰及州郡，宜祗朕意，勸學行禮。

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。

昂在州，甚有惠政，數年，卒官。

昂子調

子調，起家秘書郎，尋轉侍御史。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，因獨言曰：「柳條通體弱，獨搖不須風。」調斂板正色曰：「調信無取者，公不當以為侍御史；調信有可取，不應發此言。公當具瞻之秋，樞機何可輕發！」素甚奇之。煬帝嗣位，累遷尚書左司郎。時王綱不振，朝士多贓貨，唯調清素守常，為時所美。然於幹用，非其所長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韋氏自居京兆，代有人物。世康昆季，餘慶所鐘，或入處禮闈，或出總方嶽，硃輸接軫，成陰，在周暨隋，勳庸並茂，盛矣！建安風韻閒雅，望重當時。述恃寵驕人，終致傾敗。旦屢有惠政，肅每存誡讜。雄亮名節自立，忠正見稱，謇之神情開爽，頗為疏放。文城曆仕二朝，鹹見推重，獻書高祖，遂興學校，言能弘道，其利博哉！